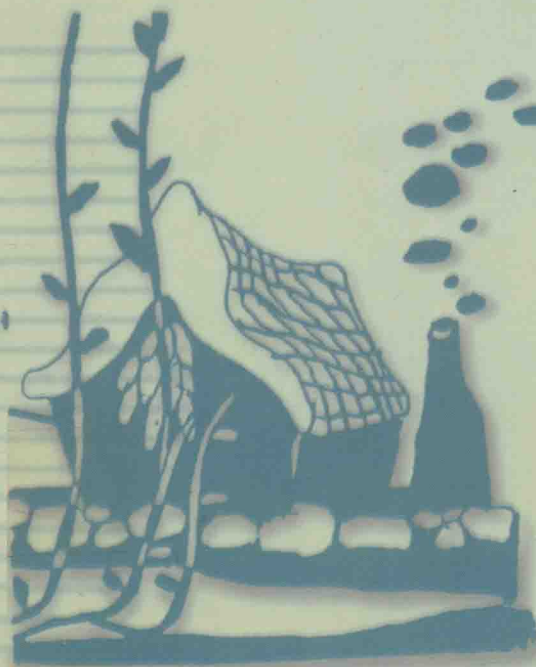


○ 东方文丛

钟若梅 著

险过剃头



延边大学出版社

险过剃头

□钟若梅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东方文丛
险 过 剃 头
□钟若梅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广州市赤岗华侨电脑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90 千字 印数:1-1000 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十册)145.00 元 (分册)14.50 元

目 录

险过剃头.....	(1)
靓女戏老板	(13)
琼楼恨	(26)
笼屋人的祖国梦	(39)
大难不死	(51)
金环蚀	(58)
真真假假女儿情	(68)
扭曲的婚姻	(79)
案缘	(88)
摇头丸遗恨.....	(101)
不是“亲”家不聚头.....	(109)
十万火急.....	(117)

险 过 剃 头

省公安厅办公室青年干部方宗近日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霍桑侦探小说选》后，突发奇想，也想试写破案故事。于是他向领导要求到第一线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恰巧市里的西区公安分局刑侦队急需一个从未在该局露过面的同志去做一项特急卧底工作，领导考虑后答应了方宗的要求。

分局刑侦队赵镇刚队长向方宗介绍了有关情况和联系暗号。原来，方宗的任务是化名到一家外资制药厂应聘，暗中侦察该厂秘密生产“二氢”毒品的罪证。“二氢”是盐酸二氢埃托啡的简称，其精神依赖性远远大于吗啡和海洛因。它原是一种镇痛药，后来被不法之徒用作毒品，吸毒者纷纷抢购。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已通知从1996年起禁止生产。但是，一些不法之徒为牟取巨额利润，仍在秘密生产。

方宗要去的是亚利集团下属的一家制药厂。表面看来它生产的是医治呼吸道感染及肠胃病的药物，但据密报该厂有非法秘密生产“二氢”的嫌疑。

第二天一早方宗来到亚利制药厂人事部。他现已化名王凡夫，未婚，是看到药厂招聘广告而来应招的。

出乎他的意料，人事部长是个十分漂亮的姑娘，爆炸型的丝发，高翘的鼻梁衬托着两颗明亮的眸子，身段适中，上穿雪白的佐丹努T恤，下套石蓝苹果牌牛仔裤，手拎一摩托罗拉折叠型大哥大，走起路来飘然若仙。她把方宗带到一间密封房

间，虽然表面客气，笑口盈盈，实际上像审犯人一般，既查问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又考察学识和应变能力。从某个角度看，方宗倒有些佩服这位小姐的审查能力。

最后她满意地笑着和方宗握手：“王先生，我代表厂方欢迎你到我们厂工作，你的职务是药检部长助理，明天就可以上班。”

方宗后来才知道她叫肖冰是厂长的女儿。

第二天，方宗到厂里报到，见到了药检部长尤如迪。他身穿银灰色高级西装，系着间花纹领带，约40多岁，属肥胖型，浮肿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灵活而诡谲的眼睛。

尤如迪和他寒暄过后，没有分配他具体的药检工作，只是带他到各车间去转了一圈，透过生产线那众多戴着白口罩、身穿白工作服的工人的身影，方宗没有看到有生产盐酸二氢埃托啡的可疑迹象。

方宗并不知道，尤如迪自见到他后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嫉恨，他比自己年轻而又英俊，厂人事部安排他来会不会另有企图，昨天下午肖冰还嘱咐要多关心他呢。尤如迪虽然已有妻子，但他对厂长的女儿早已垂涎欲滴，岂容这王凡夫从中插进来？！他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当晚以欢迎助理上任为名，在艳红宾馆宴请方宗。方宗不便拒绝，怎料尤如迪在酒中作了手脚，不久便昏昏欲睡，尤如迪指使一个妖冶的三陪女扶方宗到客房休息，当方宗醒过来时，看见自己赤条条地躺在一个女人身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身穿衣，那女人以为他是第一次接触异性过于紧张，便娇声嗲气地说男子汉逢场做戏没啥关系，一面贴过来欲亲吻。方宗想起自己身负特别任务，如果

这是尤如迪有意考验自己，过于拘谨会受到怀疑；但又想到自己身为公安人员，拈花惹草是纪律绝不允许的，况且还可能患上艾滋病性病。于是佯作醉酒呓语，对那三陪女说：“我上月和一个洋妞上过床，后来才知道她患了艾滋病。如果你不忌讳的话，我们今夜可以好好快活快活。”

那女子听后吓得面如土色，急忙翻身下床，穿上衣裙，连声说：“不不不，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你还是另找别人吧！”说罢匆匆出门而去。

翌日，尤如迪在肖冰面前饶舌，说王凡夫品行不端，昨晚在艳红宾馆如何如何。肖冰听了暗暗吃惊，半信半疑，心想今后要亲自对他详加考察。

药检部的工作很简单，只是从每个车间最后一道工序出来的产成品，在入瓶或包装时放入合格或已检证就行。尤如迪和方宗每天只不过例行公事般到成品库巡视一番，或到车间走马看花视察一番便算完成本身职责。不过，方宗发现尤如迪常常像个弥勒佛般白日打瞌睡，他揣测尤如迪可能夜间干什么勾当没有足够的睡眠，有一天故意开玩笑地试探问他：“尤部长，我猜想你夫人一定美若天仙夜夜让你乐不思眠，日间才这么困盹……”

尤如迪瞪了他一眼，揉揉惺忪的睡眼，以责怪的口吻答：“别油嘴滑舌，你乳臭未干懂得什么，我不过有时晚上有点事。”他停了停，又瞅了助理一眼：“咱们部只有两个人，为啥？都是老板看得起的人，老弟你破天荒得个好差事，要时时记住为老板着想，别狼心狗肺吃里扒外，到头来没好下场。”

“那当然。”方宗拍胸口说：“我如果那样做，不得好死！”

尤如迪沉思片刻，别有用心地说：“你现在每月千多块入

袋，干得好还有奖赏。我毕竟比你多吃几年饭，你老弟跟着我好好干没错。”

方宗连连点头：“是！是！”

肖冰有一天约方宗到办公室谈话，她有意问方宗对尤如迪的看法。方宗当然不能如实回答自己的意见，他既怕万一传到尤如迪耳中，今后难以和他相处，影响办案工作，又怕讲违心话肖冰会认为自己为人不诚实。正当他左右为难思忖如何回答时，肖冰突然柳眉一竖，杏眼圆睁：“你是个男子汉，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

方宗一下红了脸，这样的场面使他十分难堪。但他想起了昨晚向赵镇刚队长汇报情况时，赵队长曾说过：“要千方百计制造假象迷惑他们，使他们相信你。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该集团董事长任仁忠先生将在下月初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委员，上级指示我们尽快弄清该集团属下亚利制药厂的情况……”想到这里，他故作为难地说：“我初来乍到，和尤部长相处没几天，对他的为人一时难以有准确的判断。肖部长，你的看法呢？”

肖冰感到方宗是个机灵鬼，他倒摸我的底来了。她似答非答地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哦，你前几天和他去过艳红宾馆吗？”

方宗心里一阵紧张：难道那晚的事是她一手安排的？他忙应道：“去过，是尤部长好心请客，我却喝醉了，昏昏然，在宾馆睡了一夜。唉，我真不该贪杯。”

“那以后就别喝得太多了。依我说，你刚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应该少去那些鬼地方才是。”肖冰这番话说得十分恳切，方宗虽然还不真正明白她的心意，却也觉得此女心肠并不那么

坏。他忙顺水推舟说：“你说得对，谢谢你一番好意，我会铭记在心中。”

临离开时，肖冰忽然要求方宗以后多留意尤如迪的行动。

方宗住在亚利厂的职工宿舍，为避免怀疑，他夜间很少外出，多在房内独自看书，偶尔也会到文娱室去看电视。因初来乍到，认识人不多，也很难交上知心朋友。

这天晚上 11 时许，他看书看疲倦了，正想休息，偶然看见对面有几个女工从宿舍出来，静悄悄地向工厂西北角走去。他觉得奇怪，已是半夜了，宿舍内有卫生间，她们几位要去哪里呢？西北角是原材料仓库，近来又不见哪个车间开夜班……他决定看看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便轻轻掩上房门，尾随跟踪，来到西北角仓库却不见那些女工的身影。于是，他迳自向仓库走去。刚走到仓库门口，蓦地发现有人影闪动，他忙站住脚，仔细一看，竟是尤如迪。尤如迪见着他，马上沉下脸来，疑惑地问：“三更半夜，你还不睡觉，来这儿干吗？”

方宗镇静地说：“我刚才见几个女工鬼鬼祟祟地来这里，担心原材料被盗，忙跟过来。你见到她们了吗？”

“你别多管闲事！”尤如迪不高兴地说：“这里有人值班，不会失窃什么的，你回去睡觉吧！”

方宗只得转身返回宿舍。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觉得那个仓库里面定有蹊跷，必须抓住这一线索。天快亮时，他又悄悄溜出来，在暗处等候那几个女工回来。果然，天将微晓，女工们回来了，他认得为首的是包装车间的组长罗小兰，便上前询问。不料罗小兰缄默不言，其余女工诧异地反问他：“王助理，你不知道厂里规定不应过问吗？”

方宗内心格登一下，不敢再问。他发现罗小兰两眸红肿，

似有泪痕，不由心生疑窦。

方宗想马上将昨夜情况向局里报告，但转念一想，具体情况还未弄清，必须设法探个究竟。

方宗考虑一番，去找肖冰，说他怀疑尤如迪和几个女工在材料仓库鬼混，建议派人调查落实。肖冰微笑地望着他，眨着眼睛诡谲地说：“昨夜的事我都知道了，尤如迪还向我爹告了你一状呢，我已说明是我派你去监视他们的，我爹才没话说，尤如迪对你可是耿耿于怀呢。这样吧，从今天起，你不必去药检部工作了，就做我的助理，服从我的吩咐。你要明白，我对你是一番好意。”

方宗对肖冰的好意表示感谢，他想多了解一些肖冰的情况，主动邀请她吃饭。肖冰嫣然一笑：“好吧，但还是由我做东好了，11点半怡园宾馆见面。”

自从和肖冰在怡园宾馆吃午饭后，方宗知道了很多有关她的身世和厂里人事方面的事情。肖冰是任仁忠第二姨太太生的儿女，母亲去世时要求让她随母姓。任仁忠只有此独女，非常疼爱，他兼亚利厂厂长，实际权力全交给女儿，他也无暇顾及厂里事务。厂里生产和技术方面由尤如迪负责，但从与肖冰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对尤如迪并无好感。她对方宗说：“尤如迪已有妻子女儿，但对厂里一些长相姣好的女工经常追逐骚扰，他迟早会受报应的，他应该知道这是在大陆而不是在香港。”

肖冰这番话提醒了方宗，何不从这事入手找突破口？他以人事部助理的身份，径自到包装车间找罗小兰，和她交朋友叙私情，他也为她的天生丽质倾倒。罗小兰初时对什么都避而不答，显然是有顾虑，后来知道方宗已是人事部长助理，厂里传言他是厂长女儿的男朋友，而他的人品也受到大家尊敬，才向

他吐露尤如迪曾多次企图侮辱她，幸好她出入均和众女工一起，才不致遭殃。

方宗问：“你为什么不开离这里呢？”

她眼泪涟涟地说：“我父亲收入低，母亲多病，我舍不得这里每月 1000 块钱的收入，才勉强干下去。”

方宗想从她口中探听仓库里加夜班的秘密，便问：“尤如迪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欺侮你呢？你那时在干什么呢？”

“多在上夜班时材料仓库的地下车间……”她似乎觉得自己讲漏了嘴，忙望望四周，就不愿说了。方宗这时已胸有成竹，不再追问下去，他决定亲入“虎穴”探个究竟。

且说尤如迪自从发现王凡夫在夜间跟踪他，心中不悦，恐怕他窥探到自己的秘密，便向厂长密告，意图把他赶走。怎料厂里不但没有处理他，还把他调到重要的人事部去当助理，自己今后岂不是还要受他管？！而后又听心腹报告说王凡夫竟找女工了解他的情况，不禁勃然大怒：“王凡夫这小子乳毛未退，竟敢在老虎头上捉蚤子，待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他！”

他当即叫来几个心腹，嘱咐他们如此这般……

方宗把罗小兰所说的情况向局里汇报后，领导指示他要抓紧时机。于是决定当晚就去地下车间搜集证据。晚上 11 时许他借口保护女工安全，跟在罗小兰等女工后面进入仓库。她们知道他是人事部长助理，也就任由他跟着去。

到了材料库门边，罗小兰按了下门边的钮键，一道小门开了，里面是微弱灯光照着的狭窄通道。通道有 10 来米长，尾端是一段向下的石级。方宗放慢了脚步，他想暗中了解情况，不便和女工靠得太近。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前面的女工影子消失后，通

道的电灯突然熄灭了，眼前漆黑一片。方宗正摸着向前走，忽地后面一阵疾风掠过，他头一偏肩膀挨了重重一棒。他顺势倒下，然后一个翻滚，当第二棒击下时，他挥腿踢去，接着双手向后撑地，来个扫堂腿，把拿棒的汉子击倒。当他纵身跳起，想擒住那人时，蓦地身后又窜出两个汉子。他闪避不及，头部被击中一棒，身子摇晃了几下，昏倒在地。

这几人正是尤如迪和他的手下，他面露奸笑，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叫心腹通知罗小兰去领大家的饮料。罗小兰是组长，以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便放下手上的工作，迳直去饮料室。她刚进门，门便自动关上了，电灯也同时熄灭。黑暗中她被人一拳击倒，迷迷糊糊间，她感到有两只肥大的手在解她的衣裙。凭少女的敏感，她知道灾难来临，正要张口呼救，却被扼住咽喉喊不出声。在危急关头，她拼尽全身气力掰开扼她咽喉的手，顺势张口咬住对方的手腕。对方痛得惨叫一声，又一拳击在她太阳穴上，罗小兰晕了过去。

正在这时，门外有人小声喊道：“肖部长向这儿来了！”

原来方宗昏倒后不久即醒，因身上受伤无力，同时因在未探明真相之前，他不想向局里报讯呼救，他掏出手机向肖冰呼救。肖冰在睡梦中惊醒，忙向仓库这边奔来，被尤如迪的心腹远远看见了。

尤如迪一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害怕这事被肖冰知道。但他诡计多端，又生一计，叫心腹马上把王凡夫也拖入饮料室，然后整理好身上的衣服，若无其事地走到仓库门口迎接肖冰。

尤如迪眨眨狡黠的小眼睛向肖冰道晚安，然后佯作不解地问：“肖部长，深夜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肖冰阴沉着脸问：“王凡夫在哪里？”

“王凡夫?!”尤如迪假惺惺地笑道：“哈！他不是你的人吗？怎么会来问我？”

“别装模作样了，你应该知道。”肖冰杏眼圆瞪。

“我确实不知道呀!”尤如迪摸摸后脑勺，作出一副惊讶状。

“我知道你对他有成见，但也不该瞒着我来这一着!”肖冰不再与他纠缠命令他带路去找王凡夫。

尤如迪故意带肖冰在地下通道四处寻觅，最后才把她带到饮料室。当他推开门拧亮电灯时，故作大吃一惊张大了嘴巴。

方宗这时已清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衣裙紊乱昏迷不醒的罗小兰，惊得目瞪口呆。

尤如迪先发制人，骂道：“哇！王凡夫！你好大的胆竟来这儿强奸女工！来人，把他捆起来!”

肖冰骤见如此情景，芳心欲碎。她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心上人竟然是个衣冠禽兽。她恨恨地指着方宗说：“你……我真认错人了!”

尤如迪的心腹马上七手八脚把方宗捆起来。方宗想为自己辩护，但谁也不听他的，他想反抗却浑身无力，只得由着尤如迪一伙摆布。

方宗知道自己现在有口难辩，为了免受尤如迪一伙折磨，便向肖冰提出押他去公安局处理。尤如迪马上反对，坚持由厂里处理。但肖冰考虑后还是同意送公安局，她随即拿起了大哥大。

市西区公安分局接到举报，全局皆惊，大家知道王凡夫就是方宗，谁也不相信他会是强奸犯。当大家到医院去看望罗小

兰时，这位俏丽的姑娘梨花带雨般哭诉确有人企图强暴她，于是，连赵镇刚这位刑侦队长也疑惑不解。

因方宗是省厅干部，赵队长马上将情况报告市局。不久，市局转来省厅的意见：立即核实案情，注意是否有坏人栽赃的可能，如方宗确有强奸行为，也应依法惩处。

分局领导立即安排法医替方宗验伤并进行治疗，并嘱咐方宗任务未完成不能暴露真实身份。至于他的辩词，待查证后实事求是处理，分局已派员勘查现场取证。

第二天下午，由赵镇刚队长亲自主持调查，案发现场见证人及受害者罗小兰等都被邀参加，以示透明、公正。

先由罗小兰将昨晚自己到饮料室遭人打昏企图强暴的经过叙述一遍，然后王凡夫（方宗）也将当晚自己遭遇情况当众陈述。最后，赵队长请罗小兰认真看清楚，确定王凡夫是不是企图强暴她的人。

罗小兰身体已基本恢复，她认真回忆昨晚发生的情况，想起了自己曾反抗咬过罪犯的肥手，但面前这位清瘦的厂人事部助理王凡夫，显然不可能有一双肥手，再想起他平日的为人，她肯定地说：“不是他。”

赵队长请罗小兰说明理由。罗小兰说，昨晚虽然熄了电灯，室内黑暗，没有看清罪犯的脸，可自己拚力反抗时，曾掰开扼住自己颈喉的那只肥手，并向那只肥手狠狠咬了一口，自己的衣裙上还留有血迹。赵队长为慎重起见，当场检验王凡夫的双手，但并无被咬的齿痕。

这一来，排除了王凡夫是嫌疑人，赵队长接着请受害者不必顾虑，大胆指出她心目中的嫌疑人。罗小兰立刻睁大眼睛盯着尤如迪，指着他大声喊：“是他！”

尤如迪正躲在边上，为自己巧设陷阱让王凡夫做了替罪羊而暗暗得意，突然形势急转直下，罗小兰竟指证自己，顿时吓得额头冒出黄豆大的冷汗，脸色刹白。但他极力镇定住自己，狡辩说：“罗小兰含血喷人，有神经病，我有无强暴她，众职工可以作证。”

罗小兰气愤地补充了尤如迪平日对她心怀不轨动手动脚的丑行。

赵队长心中有数，立刻吩咐检查尤如迪的双手。当证实有牙齿咬伤痕迹后，又实行验血，结果真相大白，尤如迪当场被拘留审查。

肖冰见王凡夫已洗清嫌疑，非常高兴，亲自接他回厂休息，并表示歉意，请他谅解，方宗趁机向她指出尤如迪很可能在仓库的秘密一车间生产非法药品。问肖冰是否知情？肖冰对尤如迪的为人非常清楚，如今又见他公然强奸女工，嫁祸王凡夫，确实难以容忍。为了对王凡夫表示自己的真情，她鼓起勇气去了公安局。

原来尤如迪是个孤儿，他的父亲尤行初和董事长任仁忠40年前是一对结义兄弟，两人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低级军官。尤行初因和团长的三姨太通奸，团长发觉后一气之下把他枪毙了。那时三姨太已怀孕，不久产下一个男婴。团长强迫三姨太抛弃这男婴，三姨太只得抱着孩子哭哭啼啼去求任仁忠收养，并给孩子取名尤如迪。任仁忠看重情义，答应照顾尤如迪。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任仁忠逃往香港经商，养育尤如迪长大成人。岂料他秉承其父恶习，屡教不改，经常以金钱引诱奸淫妇女。任仁忠到大陆投资办药厂，本为大众的健康造福，可尤如迪跟随来大陆后，见制造“二氢”可获厚利，便瞒着任仁忠

暗设地下车间生产此药。后被肖冰发现，向父亲提议要立即制止，因国家有关部门已通知此药是毒品，明令禁止生产。但尤如迪阳奉阴违，仍在小批量秘密生产。任仁忠有所觉察，恐影响自己的威信和在大陆的投资。他暗中嘱咐女儿对尤如迪秘密监视，不想再见到他作奸犯科。

如今尤如迪罪行败露，肖冰为保父亲声誉，也为顾全和王凡夫的感情，鼓起勇气向公安机关揭发。

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根据肖冰的报告派员仔细搜查亚利厂的地下车间，缉获了尚未出厂的“二氢”毒品。尤如迪罪证确凿，被市法院判处死刑。

任仁忠身为董事长兼亚利厂厂长，也负有重要责任，但他认罪态度较好，返大陆投资办企业对国家有功，经查实他未参与制毒及以此获利，且有制止行为，他的女儿肖冰在制止尤如迪制毒及揭发他的罪行方面也有功。为此，经上报省高级法院批准，从轻处理，罚款 10 万元。至于提名他任市政协委员一事，有关部门领导研究后认为还是暂缓为宜。

案件已破，方宗调回省公安厅办公室工作。他结合这次卧底经历，开始动笔，写一部侦破小说。当同志问他做卧底有什么感想时，他意味深长地答道：“险过剃头！”

肖冰曾到处找过王凡夫，可当她有一晚偶然经过省公安厅旁的人民公园怡乐亭，发现王凡夫和罗小兰一起喁喁私语。她为此芳心欲碎，伤感之余，总想不明白：论漂亮、论地位、论财富，她有哪一样会输给罗小兰……

靓女戏老板

(一) 夫妻武斗

这天上午，新源家用电器商行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怒骂声。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黑煞星，一旦发了，就忘恩负义，赶爹娘，弃妻儿，打职工，骂保姆，真是天理难容！终有一天，你会遭报应，到时候看你还有什么脸见人？”商行老板尤贵财的结发妻子樊赛花怒火满腔，当着职工的面痛骂她的丈夫。

尤贵财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住嘴！你这不知好歹的丑妇，竟敢含血喷人，不拿镜子照照自己那付尊容，活像个母夜叉！你再敢在这里胡说八道，看我不把你揍个稀巴烂！”说着上前就要打赛花。

樊赛花忍无可忍，一脚踢过去回敬尤贵财。尤贵财气急败坏地一把抓住赛花的头发，拖着她往墙壁撞去。怎料这时他突然感到下部一阵剧痛，原来被对方的膝盖狠狠击了一下……

在旁的职工们忙上前劝阻，把二人隔开。初时大家认为老板夫妻俩只不过一时气愤吵架，没料到会动起武来。

尤贵财和樊赛花婚后也曾同甘共苦共患难度过几年时光。没想到自从改革开放后，原是执粉笔生涯的夫妇却异想天开地双双告别教坛去从商。由于没有资金，尤贵财的父母把几十年含辛茹苦积攒下来的1万元积蓄全部交给儿子，樊赛花也毫无保留地把结婚时爹娘给她的陪嫁首饰交给丈夫。尤贵财脑瓜灵